

程千帆 唐文 编

黄侃
的生平
和学术

量守廬學記



程千帆 唐文 编

量守廬學記

黃侃的生平和学术

生活·讀書·新知 三联书店

Copyright © 2006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

All Rights Reserved.

本作品著作权由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所有。

未经许可，不得翻印。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量守庐学记：黄侃的生平和学术 / 程千帆，唐文编．
2 版．—北京：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，2006.11
ISBN 7-108-02552-3

I. 量... II. ①程...②唐... III. 黄侃 (1886 ~
1935) - 生平事迹 IV. K825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6) 第 083495 号

封扉书名：集黄侃字

责任编辑 曾 诚

封扉设计 陆智昌

出版发行 生活·读书·新知 三联书店

(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)

邮 编 100010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北京市松源印刷有限公司

版 次 2006 年 11 月北京第 2 版

2006 年 11 月北京第 2 次印刷

开 本 880 毫米 × 1230 毫米 1/32 印张 6.25

字 数 162 千字 图片 2 幅

印 数 08,100 - 18,100 册

定 价 16.00 元

八月十六日弟子侃叩頭

先生門下奉十一日

尊札述新說論語准子魯作高子之
故洵足以發千古之覆唯高厚放君
何緣陳須無即須出走又光當時尚
未為君此二處尚有所疑伏冀
更垂開示蒙

詢可使治其賦也魯論賦作傳能解
之否竊疑此傳讀為漢書高紀老弱
未傳之傳蓋兵籍之通名古有此語
抑或讀為周官聽積稱責以傳別之傳
前義即与可治兵同後義則謂能
治獄也未敢決定乞

尊審之寓中積水沒階幸尚無疾秋
風日涼惟希

尊四大安隱弟子黃侃叩頭

先生尊鑒秋來恢復多病前蒙

貺示適在羸困之中且遼海風波亦堪心駭天意
人事皆是愴然一醉連旬殊有佳趣遲荅
尊旨良用畏慙承

須左傳說手彙方付裝襪後還須手錄一
度侃困于講授每日不過兩瓖之暇然脂暝寫
豈敢辭勞緩至冬中亦當卒業矣伏祈
尊鑒而許之手肅敬啟

道安弟子侃再摺

青

私立金陵大學

新版说明

1985年8月，为纪念黄侃先生诞辰一百周年和逝世五十周年，程千帆、唐文两位先生编辑了本书，选录了记述量守庐论学要旨的文章，及其传记、逸事、著作目录等。此次依照三联书店1985年第一版，订正了个别误字，改为简体横排重新出版。

二十年来，黄侃先生的学术和部分遗著越来越受到世人的重视，此次为配合《量守庐学记》重印，本店还将推出张晖先生选编的《量守庐学记续编》，增补了一些对黄侃的生平与治学有深切认识的回忆与研究文字，对于今天读者了解严谨笃实、务求精习的朴学精神，会有更进一步的帮助。

三联书店编辑部

2006年10月

目 次

黄季刚墓志铭/章太炎	1
蕲春黄君墓表/汪东	3
量守庐记/章太炎	5
中央大学文艺丛刊黄季刚先生遗著专号序/章太炎	7
黄季刚先生革命事迹纪略/陆敬	9
季刚先生生平及其著述/黄焯	23
黄季刚先生遗书影印记/潘重规	32
季刚先生手拟金陵大学国学研究班 学程提要跋/刘继宣	36
谈黄侃先生的治学态度和方法/殷孟伦	38
黄侃先生的小学成就及治学精神/许嘉璐	45

《文心雕龙讲疏》序/范文澜	83
黄先生薊游遗稿序/孙世扬	85
悼黄季刚先生/汪辟疆	86
与潘景郑书/吉川幸次郎	91
季刚师得病始末/尚笏 陆恩涌	93
追悼黄季刚师/武酉山	96
黄先生论学别记/章璠	99
敬业记学/游寿	101
师门忆语/刘觐	103
我所见到的黄季刚先生/陆宗达	107
季刚先生二三事/陆宗达	117
记先从父季刚先生师事馮杭仪征两先生事/黄焯	122
忆量守师/殷孟伦	126
师门忆语/徐复	134
记蕪春黄先生讲三礼/钱玄	137
怀念季刚先生/张汝舟	140

黄季刚先生杂忆/杨伯峻	146
忆黄季刚老师/程千帆	151
黄季刚先生遗著篇目举要初稿/徐复	166
黄季刚先生遗著目录/黄焯	178
黄先生遗著目录补/程千帆	185
黄季刚先生之笔名/潘重规	188

黄季刚墓志铭

章太炎

季刚讳侃，湖北蕲春人也。余违难居东，而季刚始从余学。年逾冠耳，所为文辞已渊懿非凡俗，因授以小学经说，时亦赋诗相倡和。出入四年，而武昌倡义。其后季刚教于京兆、武昌、南都诸大学，凡二十年，弟子至四五传。余之学不能进以翮，而季刚芳颖骏发，所得视曩时倍蓰，竟以此终。世多知季刚之学，其志行世莫得闻也。黄氏出宋秘书丞庭坚，自徙蕲春至季刚如干世。考讳云鹄，清四川盐茶道，署按察使事，以学行著。所生母周。季刚生十三岁而孤，蕲春俗轻庶孽，几不逮学，故少时读书艰苦，其锐敏勤学亦绝人。既冠，东游学日本，慨然有光复诸夏之志。尝归集孝义会于蕲春，就深山废社说种族大义及中国危急状，听者累千人，环蕲春八县皆向之，众至数万。称曰黄十公子。清宣统三年武昌倡义，季刚与善化黄兴、广济居正往视，皆曰兵力薄，不足支北军，乃返蕲春集义，故谋牵制，得三千人。未成军，为降将某所袭。亡去，之九江。未几，清亡。季刚自度不能与时俗谐，不肯求仕宦。尝一为直隶都督赵秉钧所迫，强出任秘书长，非其好也。秉钧死，始姑以教授自靖。民国四年秋，仪征刘师培以筹安会招学者称说帝制，季刚雅与师培善，阳应之，语及半，

即瞋目曰：“如是，请刘先生一身任之！”遽引退，诸学士皆随之退。是时微季刚，众几不得脱。初，季刚自始冠已深自负，及壮，学成，好酒，一饮至斗所，俾倪调笑，行止不甚就绳墨，然事亲孝。丧生母哀，毁几绝，奉慈母田如母。尝在京兆召宾友会食，北方重蟹羹，庖人奉羹前，季刚自垣一方问母得蟹羹不，母无以应，即召庖人痛诃谴之。世以比茅容、阮籍云。性虽倜异，其为学一依师法，不敢失尺寸，见人持论不合古义，即眙视不与言。又绝类法度士，自师培附帝制，遂与绝，然重其说经有法，师培疾亟，又往执挚称弟子。始与象山陈汉章同充教授，言小学不相中，至欲以刀杖相决，后又善遇焉。世多怪季刚矜克，其能下人又如是。为学务精习，诵四史及群经义疏皆十馀周，有所得，辄笺识其端，朱墨重沓，或涂剝至不可识。有馀财，必以购书，或仓猝不能具书簏，即举置革笥中，或委积几席皆满。得书，必字字读之，未尝跳脱。尤精治古韵。始从余问，后自为家法，然不肯轻著书。余数趣之，曰：“人轻著书，妄也。子重著书，吝也。妄不智，吝不仁。”答曰：“年五十当著纸笔矣。”今正五十，而遽以中酒死，独《三礼通论》声类目已写定，他皆凌乱，不及第次，岂天不欲存其学耶！于是知良道之不可隐也。配王，继娶黄。子男八：念华、念楚（前卒）、念田、念祥、念慈、念勤、念宁、念平。女子二，长适潘。季刚以二十四年十月八日歿于南都，以十一月返葬蕲春。铭曰：

微回也，无以胥附；微由也，无以御侮。繫上圣犹恃其人兮，况余之痼腐。嗟五十始知命兮，竟绝命于中身；见险征而举鬪兮，幸犹免于逋播之民。

（原载《制言》第五期，1935年）

蕲春黄君墓表

汪东

君讳侃，字季刚，蕲春人。父讳云鹄，清四川盐茶道，署按察使事，风裁清厉，遗爱在民。君髫年颖异，就童子师读，发问往往惊老宿。蚤孤，益刻苦自励。年十六，入州学，旋以官费留学日本。时徐杭章先生违难居东，见君文，奇之，要君往见，遂执贽称弟子。清以异族入主中夏，政多苛暴。末季纪纲益隳，革命党人创同盟会，谋光复大业，君亦与焉。辛亥八月，义师起武昌，君欲纠蕲黄间豪杰，蹶北军之后。事泄，几不免。民国既建，君壹意学术，退然不与世竞。自后浮游南北，教授二十余年以终。《易》所谓高尚其志，君有之矣。性通脱，不肯以礼法自绳，然孝友之名著于乡里。当袁氏僭制，或讽君入筹安会，君于众坐奋然绝去。其大节不苟如此。常被酒议论风发，评鹭当世士，无称意者，人以是目君狂。顾闻一善，辄拳拳服膺。尝与仪征刘师培友，自以经术弗逮，即师事之。戊辰夏，与东夜登匡庐，中道火灭，直厓壁斗绝处，君忧惧甚，顾视东神气自若，异日辄举是事相推，曰：“非吾所及也。”其乐于许人又如此。遇小事，弁急不能忍晷刻，然其为学，严定日程，贯彻条理。所治经、史、小学诸书，皆反复数十过，精博孰习，能举其篇叶行数，十九无差忒。

者。清代学术，吴惠栋、休宁戴震为两大宗，君兼师其法，深明音韵训诂之学，而未尝辄以己意易旧解。盖疾近世学者尊野闻，逞臆说，亦欲以此救之也。晚岁讲学金陵，声闻日远，东邦承学之士多踵门请益。辽沈变起，君愤恨，绝弗与通。既志在恢复，尝以易象占之，得《明夷六二》，曰：“明夷于左股，是其谗矣，唯应天合众者，始有吉征。今非所望。”繇是郁郁不自聊，益纵饮，或声之于诗。民国二十四年十月，直旧历重九日，登豁蒙楼，意不乐，归而呕血积斗所，越一日遂卒。以君天性纯挚，而所遭拂逆，宜其不可堪也。余杭章先生闻君之歿，以为“丧予”：绝学弗绍，有等孔颜；六艺之衰，过于周季。呜呼唏已！君生清光绪丙戌，卒年五十。所生母周。配王，继娶黄。子男八，存六人，女子子二。遗孤念田等受君治命，奉丧归蕲春，附母周墓以葬。既请章先生为铭，复使东表其墓。东比年所学日荒，不足以赞豪末，唯君下交垂三十年，而畜之益厚，其间睽离近十载，君赠以诗曰：“精诚日往来，何用接杯酒。”诚令死生之谊有不可援者，东焉敢以不文辞，爰次其学行大略，以昭来者。他不具书。

（原载《制言》第十一期，1936年）

量守庐记

章太炎

中央大学有师曰黄侃季刚，六年教成，筑室九华村，命之曰量守庐，取陶靖节诗义也。靖节自知饥寒相搗，然不肯变故辙以求免。今季刚生计虽绌，抚图书馔饮食自若也，其视靖节穷蹙为有间，犹为是言，何哉？夫贫富岂有定程？衰世之士，或仕宦二三岁，家累至于巨万；细者如学职，号曰褐夫之守，校其所得，有什佰于侪伍而无算者矣。然仕者非变其素节，教者非心知其不然，故出其昌狂妄言，则不得至此。今欲取朱紫，登台省，突梯足恭，以迷其国而自肥，是亦有命焉，非士大夫所所能也！寡得以自多，妄下笔以自伐；持之鲜故，言之不足以通大理；雷同为怪，以炫于横舍之间，以窃明星之号，此非吾季刚所不能也。子夏，七十子之骏者也，学三年而瘳，以义利交其胸中，故曰学不至谷，岂易得之哉！近世长沙有皮锡瑞者，故习江戴诸儒之学，江戴所言，虑犹不尽契故书雅记，然颇核实矣。术既通而时方骛今文，玩奇说。守其故，则不足以致犬酒之馈，乃去习今文。一时学子辐凑其庐，号为大师。今锡瑞之书具在，起死者质之，则必知非其心所馔也，固曰有所利之也。况兹末学奇邪之论，其易十倍今文，而利且百之，夫季刚之不为，则诚不欲以此乱真诬善，且逮

于充塞仁义而不救也。靖节不可见矣，如季刚者，所谓存豪末于马体者矣。虽然，靖节，沮溺之伦也，于慧远之事佛，周续之之说礼，犹有所不满焉。季刚于靖节，未也，抑犹在陶周之间欤？民国二十三年九月。章炳麟记。

（原载《制言》第九期，1936年）

中央大学文艺丛刊黄季刚 先生遗著专号序

章太炎

季刚既歿七月，其弟子思慕者，为刻其遗著十九通，大率成卷者三四，其余单篇尺札为多，未及编次者不与焉。季刚自幼能辨音韵，壮则治《说文》《尔雅》，往往卓砾出人虑外，及按之故籍，成证确然，未尝从意以为奇巧，此学者所周知也。说经独本汉唐传注正义，读之数周，然不欲轻著书，以为敦古不暇，无劳于自造。清世说制度者若金氏《求古录》，辨义训者若王氏《经义述闻》，陈义精审，能道人所不能道，季刚犹不好也。或病其执守泰笃者，余以为昔明清间说经者，人自为师，无所取正。元和惠氏出，独以汉儒为归，虽迂滞不可通者，犹顺之不改。非惠氏之慧，不如是不足以断倚魁之说也。自清末迄今几四十岁，学者好为诡异，又过于明清间，故季刚所守视惠氏弥笃焉。独取注疏，所谓犹愈于野者也。若夫文字之学，以十口相授，非依据前闻不可得。清儒妄为彝器释文，自用其私，以与字书相竞，其谬与马头长人持十无异。宿学如瑞安孙氏，犹云李斯作小篆废古籀为文字大厄。伏生、毛公、张苍已不能精究古文。《说文》以秦篆为正，所录古文盖摭拾漆书及款识为之。籀文则出于史篇仓沮旧

文，虽杂厕其间而叵复识别。观其意直谓自知黄帝时书者，一言不智，索隐行怪乃如是。季刚为四难破之，学者亦殆于悟矣。十九通者，余不能尽睹，观其一节，亦足以知大体。愿诸弟子守其师说，有所恢弘以就其业，毋捷径窘步为也。民国二十五年四月章炳麟序。

（原载《国立中央大学文艺丛刊》第二卷第二期，1936年）